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 Studies on History and Thought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修道主义的 兴起

〔英〕玛里琳·邓恩 (Marilyn Dunn) 著 石敏敏译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修道主义的 兴起

从佛道两教义到中国世间的宗教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 Studies on History and Thought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修道主义的 兴起

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

〔英〕玛里琳·邓恩 (Marilyn Dunn) 著 石敏敏 译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2008-58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道主义的兴起：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英）邓恩著；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ISBN 978-7-5004-9363-1

I. ①修… II. ①邓…②石… III. ①基督教史—研究—西方国家—中世纪 IV. ①B97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119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

b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Copyright © Marilyn Dunn 2003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ey-Blackwell through Oak Tre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陈彪

策划编辑 游冠辉

责任校对 许国永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13 千字

定价 3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总序

本译丛选择现代西方学者的思想史研究经典为译介对象。迄今为止，国内译介西方学术著作主要有两类：一是西方思想的经典著作，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等；二是现代西方思想家诠释西方思想史的著作，例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等。然而，国内学术界对基于专业专精于学术富有思想底蕴的学者型的阐释性著作却甚少重视，缺乏译介。这就忽视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一维，也无益于西方思想史的真实呈现。西方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却是相反：学者们更重视富有启发性的专业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本着思想的历史作历史的发微，使思想史的客观、绵延和更新的真实脉络得到呈现。本译丛希望弥补这一空缺，挑选富有学术内涵、可读性强、关联性广、思想空间宏阔的学者型研究经典，以呈献于中国学术界。

本丛书以“历史与思想”为名，在于显明真实地把握思想脉络须基于历史的把握方式，而不是着意于把一切思想史都诠释为当代史。唯有真实地接近思想的历史，才可能真实地接近历史鲜活的涌动。

本丛书选译的著作以两次地中海文明为基本视野。基于地中海的宽度，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多维交融、冲突转化、洗净民族的有限性，终能呈现其普世价值。公元1世纪至6世纪是第一次地中海文明的发力时期，公元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西方文明的第二次发力。这两次文明的发生、成熟以及充分展示，显示了希

腊、罗马和基督教所贡献的不同向度，体现了西方思想传统的复杂、厚实、张力和反思力。本丛书所选的著作均以地中海为区域文明的眼光，作者们以整体的历史意识来显示不同时期思想的活力。所选的著作以此为着眼点，呈现社会历史、宗教、哲学和生活方式的内在交融，从而把思想还原为历史的生活方式。

主编 章雪富

2008年12月16日

序

早期修道史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题目。没有哪个历史领域潜在地涉及如此多的学科，覆盖如此广的领域，包括智力上的和地理上的。它可以遍布历史研究（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神学、礼拜仪式、考古学、哲学、宗教研究、性别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从汗牛充栋的众多杂志上可以看到各种迥异的研究方法和进路，一方面有可能通过诸如《早期基督教史期刊》(*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History*)和《符号学》(*Semeia*)这样的刊物读到《本尼迪克会规》和《修士研究》中的修道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能从《年鉴》(*Annales*)上读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然而，由于对修道史的解释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在那些被认为是“修道史学家”的学者与其他史学家以及理论家之间还是存在一种重要的划分，那些主要以文本和礼仪为进路的人与那些在其他学科中并从其出发来研究的人之间有一道鸿沟。本书尽可能在年代学框架的明显限制内，根据各种相关进路，首次尝试考察修道主义。本书最初的标题是“从沙漠而来”——我选用这样的标题，不仅希望向从埃及修道主义研究中产生的精微迷人的思想致敬，而且希望表明本书追寻的是从4世纪到7世纪修道主义发展中最重要方面的显著轨迹，而不是事无巨细、毫无遗漏或者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考察。

史学家在研究这个题目时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修道文献本身的性质问题。修道文本的一个很大目的是回顾早期的修道主义以及圣经。不断

vii 重复早期作品中摘录的章节，这是修道作品，尤其是修道会规的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在这些作品中，寻求完美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对早期智慧的领会，对维护正统教义的渴望。或许，看清每篇作品在修道传统中处于什么位置，比看清它们在修道主义发展中的走向，要更容易。在书中，我力图将这样的作品放在历史背景中考察。有些领域已经或者将会表明是有争议的，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历史是通过争论和论证向前推进的，我也希望它能在一种开放、文明的方式引导下前进。

我要感谢那些在本书写作中帮助并支持过我的人。感谢托尼·古德曼 (Tony Goodman)，是他最先建议我写作这样一本书；也感谢约翰·戴维 (John Davey) 促使我动笔写作本书。感谢各个学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尤其是唐纳德·布朗 (Donald Bullough)、托马斯·克兰西 (Thomas Clancy)、加里·狄克松 (Gary Dickson)、朱迪丝·乔治 (Judith George)、理查德·罗斯 (Richard Rose) 以及阿莱克斯·伍尔夫 (Alex Woolf)，他们提出意见、参加讨论、给予鼓励、提出批评。但他们对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不负文责。感谢克莱格·弗雷泽 (Craig Fraser) 和佩尼·盖洛韦 (Penny Galloway)，他们不仅提供了实际的帮助，还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感谢许多学生提出难题，使我随时准备修改补充。感谢图书馆的许多工作人员，尤其是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新学院图书馆、爱丁堡和牛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我最要感谢的是迈克尔·拜龙 (Michael Baron)，在写作本书的几年中，是他一直支撑我，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协助我，所以谨将本书献给他。

玛里琳·邓恩

缩 略 语

AB	<i>Analecta Bollandiana</i>
<i>Annales ESC</i>	<i>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i>
CC	<i>Corpus Christianorum</i>
CSEL	<i>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e Latinae</i>
EHR	<i>Ecclesiastical History Review</i>
JECS	<i>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i>
JEH	<i>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i>
JMH	<i>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i>
JRH	<i>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i>
JRS	<i>Journal of Roman Studies</i>
JTS	<i>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i>
PG	<i>Migne, Patrologia Graeca</i>
PL	<i>Migne, Patrologia Latina</i>
RAM	<i>Revue d' Ascétique et de Mystique</i>

RB	<i>Revue Bénédictine</i>
REAug	<i>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i>
RHR	<i>Revue de l' Histoire des Religions</i>
RM	<i>Revue Mabillon</i>
SC	<i>Sources Chrétiennes</i>
SM	<i>Studia Monastica</i>
TADMO	McLaughlin T. P. , <i>Les Très Ancien Droit Monastique de l' Occident Archives de la France Monastique</i> , vol. XXXVIII (Ligugé - Paris, 1935).
TRHS	<i>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i>
VC	<i>Vigiliae Christianae</i>
ZKG	<i>Zeitschrift für Kirchengeschichte</i>

目录

序	(1)
缩略语	(3)
1 基督教隐修主义的兴起	(1)
2 社团生活的形成	(31)
3 早期修道主义中的女性	(52)
4 苦修主义的含义	(73)
5 修道主义在西方的演化	(100)
6 圣本尼迪克的《会规》及其意大利背景	(135)
7 不列颠和爱尔兰	(168)
8 爱尔兰的朝圣修士和欧洲的修道主义	(192)
9 7 世纪的英格兰	(232)
参考文献	(255)
索引	(279)
译后记	(293)

基督教隐修主义 (Eremitism)^① 的兴起

1

公元 324 年，埃及一位名叫卡拉尼斯的奥勒留·伊西多拉 (Aurelius Isidorus of Karanis) 的村民遭到两名暴怒的邻居帕摩尼斯 (Pamounis) 和哈帕罗斯 (Harpalos) 的袭击，起因是他们的牛吃了他地里的庄稼，他把牛赶了出去。他于 6 月 6 日给当地政府官员写了一封控诉信，信上描述了他遭到怎样猛烈的殴打：

要不是得到安东尼 (Antony) 执事和艾萨克 (Isaac) 修士 (monachos) 的帮助，他们很可能已经把我给打死了。^[1]

奥勒留只是在一份正式文件中不经意地提到“艾萨克修士”——这个人的见证可以与执事的见证相提并论——但是这表明，到了公元 324 年的时候，在罗马辖地埃及那些有人居住的乡村 (khora)，修士已经作为公认的固定角色存在。长期以来传统上一直认为埃及的修道主义大约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另一方面，文献上简洁的记载与其说提供了参考，不如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基督教的修道主义是何时、怎样以及为何产生的，为什么

① 为区别 monasticism(修道主义)，将 eremitism 译为“隐修主义”，强调其遁世（在沙漠或无人区）修行的特点。奉行 eremitism 的人称为 eremite，也就是英文里的 hermit（隐士）。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做，以下不再注明。——中译者注

到了 4 世纪 20 年代它在埃及乡村成了一种众所周知的体制？

在基督教会里出现了这样一些个人或团体，他们完全独立于世俗世界，过着宗教沉思或事奉的生活——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想解释这种现象。早期对修道主义兴起的理论解释包括以下这些观点：它是对罗马帝国于 4 世纪接纳基督教的一种回应^[2]，是要求人回归基督教殉道价值观的一种呼吁^[3]，或者是某种广泛传播且根深蒂固的焦虑所导致的一个结果。^[4]有人认为，基督教修道主义很可能只是以诸如艾赛尼派（Essenes）和塞拉佩乌泰（*Therapeutae*）这样的社团为代表的犹太苦修传统的延续，也是早期基督教团体以使徒生活方式为榜样的共同传统的一种延续。^[5] 2 还有些人则指出，基督教修道主义产生的部分原因很可能是由于 3—4 世纪埃及的一次经济危机，而希腊词 *anachoresis*（退修）既可以表示逃离苛捐杂税，也可以指日益普遍的退隐到离群索居的宗教生活的现象。这个时期的文献不断提出求助于神谕的问题：“我该成为逃亡者吗？”这使人作出这样的推测，许多农民最初迫于苛捐杂税，逃离社会，开始过以基督的“严格教诲”为基础的宗教生活。^[6] 然而，今天对于这次危机的性质和程度却存在争议，比如，无法确定逃离的农民和村民的数量，而且，文献记载他们的目的地既不是沙漠，也不是宗教生活，而是另一个村庄，到那里之后，他们又听从帝国官吏或者同村人的要求回乡了。

安东尼的生平

近来对修道主义起源的分析集中于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修士的生平和书信，他就是一个名叫安东尼的埃及人，大约卒于公元 356 年。安东尼是个英雄式的沙漠苦修者，被认为是早期修道运动的典范，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Athanasius*）在他死后写了《安东尼生平》^[7]，书中叙述了安东尼与围困他的各种诱惑和魔鬼英勇斗争的故事，这些故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安东尼生平》讲述安东尼于 3 世纪后期离群索居，过宗教生活，以及他约于 305 年退入无人居住的沙漠〔卡拉尼斯（*Karanis*）地区〕隐修的故事。根据阿塔那修的记载，安东尼原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年轻基督徒庄园主，父母留给他三百阿婆拉（*arourae*）非常肥沃的田地。但是在福音书的启发下他成了一位修士：

他边走路边思考，使徒怎样抛弃一切跟随救主，在《使徒行传》

里有些人卖掉家产，把收益放在使徒脚下，分配给需要的人，这样的人，在天上为他们存留了多大的盼望啊！他想着这些问题，走进了教堂，此时恰好在读福音书，他听到主对那个富人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8]

安东尼自愿散去家产，开始过贫穷的宗教生活，于是他进入了隐士的生涯，越来越远地离开人类社会。刚开始的时候，他投到一位老人门下，³ 听取那些住在村边上过着隐居生活的人的意见。后来他退入村外的墓穴里隐居。35岁的时候，他彻底离开埃及的居住区，退入沙漠。他在沙漠里待了20年，苦修信念越加强烈，最后退到一座“深山”，在那里他可以不受干扰地过完全孤独的生活。沙漠对这种隐修主义视野是至关重要的，远离人的活动使安东尼能够实行基本不受世俗事务干扰的独居生活。人们公认沙漠是鬼魔经常出没的地方，而也是在沙漠中，安东尼与自他开始苦修生活以来定期骚扰他的魔鬼持续不断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安东尼不懈的祷告和极端的禁欲主义——他几乎不吃不喝——使他在灵性上发生了转变，这可以反映在，他在一个废弃的堡垒里住了近二十年，身体状态却丝毫未变：

他的身体仍然保持原来的状态。既没有因为缺乏锻炼而变胖，也没有因为禁欲和与鬼魔斗争而消瘦憔悴……^[9]

《安东尼生平》勾勒了早期修道主义的这样一幅图画：不再拥有财产、到僻静的地方隐居以及身体上的严格苦行是最重要的，于是沙漠就成了真正宗教的所在。阿塔那修提到，有些人倡导在自己的村子附近过宗教生活，安东尼最初也听取了这个建议^[10]，但是他认为安东尼是基督教修道主义的真正奠基者，无论是就名气还是就修炼来说，这一称号都非他莫属。奇迹传开了，许多人都争相仿效：

自那以后，大山里出现了修道院，沙漠被建成了城镇，建造者是修士们，就是离开自己的同胞，登记作天上之民的人。^[11]

安东尼的书信

我亲爱的主内弟兄，要认识你自己！凡是认识自己的人都知道自

己的时日，不会被各种不同的言语所打动。^[12]

4 关于早期修道主义的一个重要资源是安东尼的七封书信，以前一直没有引起重视。这些书信是他为了帮助像他一样致力于宗教生活的其他人而书写或口授的。它们反映了他对当时显然正在蓬勃发展的埃及修道运动的影响范围，其中六封阐述的教义非常相似，表明它们是发给六个不同的修士团体的。第一封信读来似乎是要向初学者介绍隐修生活。它详细论述了悔改和洁净的必要性，详述“悔改之灵”对灵、心智和身体的作用；它列举了灵的悔改、心智的悔改以及身体各肢体——眼睛、舌头、手、腹、“腹部以下部分”，最后是脚——的悔改。在灵引导下的悔改能使人恢复他原初的灵性和理性本质。^[13]在安东尼，隐修或修道的生活就是为自我认识、自我洁净而进行的一场坚持不懈的斗争，而通过这种自我认识和自我洁净，人可以恢复与神合一的灵魂，这灵魂原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根据安东尼，真正的知识（*gnosis*）就是向自己原初的状态回归，一旦获得了这种知识，个体最终就会渴望与上帝合一。^[14]

安东尼的书信没有提到他隐退沙漠，但是，这些书信为他在沙漠所过的、其他人也想奉行的隐修生活提供了理论和神学基础。他的思想主要基于3世纪伟大的亚历山大神学家奥利金（Origen）的教义，而奥利金本人又受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根据奥利金的宇宙论，世界被造之前，所有理性造物生来平等，由各自的行为选择得救还是受诅咒。灵魂原本是先在的灵性存在者或理智，它们发挥自由意志，渐渐对仁爱变得淡漠，于是它们偏离上帝，并按这种自愿偏离的程度，有的成为天使，有的成为人的灵魂，有的成为魔鬼。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状态如何取决于他的灵魂作为一个灵性存在者在先在中自愿偏离上帝的程度如何。奥利金提出了三分法的人类学，将每个人分为体（*soma*）或肉（*sarx*）、魂（*psyche*）、灵（*pneuma*）。身体最初的本质是好的，但后来成了禁锢、处罚灵魂的地方。由于堕落，先在的努斯（*nous*）或理智变冷，成为灵魂；由于努斯偏离上帝，这个原本分有上帝形象的地方，最终与常常被称为“整个肉身之灵魂”的区域相关，因而也与困扰身体的一切幻影和欲望相联。在奥利金的人类学中，天使和魔鬼与灵魂相争。奥利金相信，宗教上（虔诚、严格）的禁欲者——他的努斯出于自由意志选择得到圣灵的光照——可以在亚当堕落之前所处的一种娱乐状态中达到灵性上与上帝合

一。在这样的状态中，灵魂也有可能再次上升，与它所偏离的上帝合而为一。在他的灵性进步中，对圣经的学习和沉思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5]

安东尼的隐修思想与奥利金的基本思想——灵魂偏离并回归上帝——是一脉相承的。他阐述了一种奥利金主义的创世历史：

上帝临到他的造物并非只临到一次，相反，自从世界创立之后，无论何时，只要有谁凭借根植在人心里的与上帝的约，来到万物之创造主面前，上帝都借他的灵在他的施予与恩典中向他显现。但是有些理性造物对与上帝的约已经没有感觉，他们的理智已经丧失，所以他们再也不能认识自己最初的状态，关于他们，我得说，他们已经完全成了非理性的，去崇拜造物，而不是创造主。^[16]

他在第一封书信里声称：

在他还未教导他们怎样回到创造主上帝之前，圣灵为他们立了一条法则，指导他们怎样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上悔改。^[17]

在同一封信里，他还提到心智（mind）的重要角色，心智也就是柏拉图和奥利金的努斯，它在洁净灵魂、使它归向上帝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安东尼还强调基督的救恩论作用。通过“成文法”，就是赐给摩西且适用于整个人类的诫命，人性得到第二次救赎的机会，从由于不断犯罪而堕落的状态恢复到它原初的本性。即使这一次救赎失败，人性还有第三次得救机会，那就是通过基督的到来得救。耶稣亲自取了人的样式——包含罪之外的一切方面——保证人类得救。安东尼明白 *parousia*，即基督的显现，包括它的历史含义和属灵含义。他认为圣经不只是历史故事，更是属灵的、永恒的信息。在他，基督的显现和他的教训将恢复因人的罪和堕落而被破坏的统一性，并使人通过领受“嗣子之灵”而与基督联合。但是，虽然个人都有可能洁净身体，领受“嗣子之灵”的知识，但永久地获得上帝的异象唯有在人死去，灵魂脱离身体之后才有可能。^[18]

安东尼将奥利金主义与圣经默示结合起来，这反映了 *Khora*，也就是尼罗河沿岸城镇和村庄周围的耕作地带，不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还受到3世纪亚历山大城知识界盛行的神学和哲学思想的浸淫。荒谬的是，3世纪中期德修大帝（Decian）逼迫教会可能还对基督教传入乡村起了刺激和鼓励作用，当时亚历山大主教狄奥尼修斯（Dionysius）被流放到利比亚

- 6 (Libya)，而他的许多神职人员被判发配马勒奥提斯 (Mareotis) 地区，普通基督徒，不论男女，被送到上埃及的矿区。3 世纪晚期，那些既懂希腊语又懂古埃及语 (Coptic, 科普特语) 的宗教老师移居到乡下，我们所知的第一位古埃及基督徒老师和学者是尼罗河三角洲的里昂托波利斯 (Leontopolis) 的希尔拉卡斯 (Hieracas)^[19]，他在 4 世纪初时教导奥利金主义版的基督教。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也促使亚历山大城的思想向外传播。都市化的希腊人与较富裕的科普特农民之间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许多富裕的科普特人即使不会写希腊文，也能看懂希腊文，所以，柏拉图和奥利金版的信仰可能先慢慢渗入埃及这些小型的城镇，然后从那里传播到周边的乡村。安东尼和其他隐修者是否有能力阅读奥利金和柏拉图复杂难懂的作品令人怀疑，但乡间可以读到大量的宗教和非宗教文献，所以他们很可能吸收了不完全的或者二手的奥利金和柏拉图思想。^[20]

苦修主义

现代人在简略地描述当时的许多宗教运动包括修道主义时，不仅说它们“拒斥世界”，而且还声称它们极端地“拒斥身体”^[21]。这很可能会引起误解，因为奥利金本人和其他许多基督教团体所倡导的人类学依赖于一种成熟的身心关系观——对错综复杂的身心关系有高深而精致的看法。有人曾要求奥利金解释圣经里的一句难解的经文“一切活物的生命（灵魂）在于血”^①。奥利金就讲到亚当的被造，解释说有两个层面的亚当：一个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属灵的亚当，一个是物质的或属肉体的亚当。诚然，完全可以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或囚牢，但即使是这种理解，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在人体里面，有上帝在这个世界的真实证据，它以灵魂的形式来显明；而身体作为灵魂的容器，是神与质料聚合的器皿。从这个受斯多葛学派身心相联思想影响的前提可以引出一种变型的苦修主义 (Asceticism)。^[22]

人们通常用否定术语来界定苦修主义——往往定义为拒斥性或食物，或者拒斥两者，但是从更有成效的角度，也可以把苦修主义看作是一种或者一套戒律，目的是为了改变自我，构建一个新的自我。苦修主义虽然是

① 参《利未记》17：11，14。